



荆江分洪工程北闸。(熊克文 摄)

（上接第1版）

巍巍大堤锁洪流。耸立在荆江大堤上的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镌刻在乳白色大理石上，苍劲有力，见证着荆江人民战胜洪水的历史。

与长江大堤遥相呼应的，就是荆州人熟知的观音矶。她历经了唐代的风雨，在明初加固为石矶，每逢长江洪峰，她便用90万立方米的身躯，顶承江流，挑杀水势，犹如中流砥柱，护卫江堤，已有1000多年。

当洪峰来临，守护这片土地的，还有英雄的人民子弟兵。

翻开荆州抗洪日志，这里，记载着1998年，长江出现历史罕见特大洪水；这里，记载着，百万荆州人民与洪水斗争的壮举；这里，抗洪纪念碑上铭记着一群英雄的名字。他们是高建成、吴良珠、胡继成、王占成、李长志……

1998年，长江难忘，荆江难忘，荆州人民难忘！

这年的长江，汛期来得早、洪水来得猛、洪峰水位高、防洪战线长，8次洪峰首尾相连，2000公里的长江干支民堤经受了超大洪水的严峻考验。8月16日，观音矶历史最高水位达45.22米。

当第6次洪峰向着荆州滚滚而来时，塔山英雄守备团的战士李向群和战友们已连续辗转多地疲劳作战。由于伤口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李向群一度发烧至40℃，数次晕倒在堤坝。接下来的几天，还未退烧的他不顾劝阻，依旧抢在前头，扛起最重的沙袋。

8月21日上午，在公安县南平大堤的堤基塌陷抢险现场，李向群体力严重透支，一头扑倒在大堤上，重度昏迷。压在他身上的，是当天他扛起的第26袋沙袋。下午，他被紧急送往武汉抢救，终因极度劳累导致心力衰竭，肺部大面积出血，于22日10时10分永远闭上了眼睛。

而就在8天前，他刚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光荣入党；他在救生衣背面一笔一画地写下四个大字：“全力以赴”；他日记本里写下：“为了战胜洪灾，我甘愿奉献一切。”他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1999年，中央军委授予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荣誉称号。2018年，他成为10位全军挂像英雄之一。2019年，他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

初心永恒，治水为民。

荆江江口望漫漫。江岸上，观音矶，向世人述说着一代代荆州人治理水患的历史功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荆江分洪，1998年的惊涛骇浪，3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里制定治水方略，捍卫一方平安。

从辛志英到李向群，无数荆江儿女与平民英雄，用血与汗书写着可歌可泣的荆江抗洪故事。值得告慰英雄的是，1998年特大洪水之后，国家斥巨资治理大江大河，三峡工程的运行，让“荆江安澜，两湖丰稔”渐成现实。

蜀 泽

荆州依江而建，全市河流纵横，湖泊密布。纵观荆州全境，南有荆南四河，北有四湖流域。靠水吃水，水，给了这座城市千年的繁荣律动，却也带给它难以承受的生存之痛。

对水的恐惧，伴随了程建平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

“从25户死到后来只有6户。”1962年出生的程建平，是公安县花基台村胜利8队村民，从他记事起，村里每年都要死一个人，致死的原因都是晚期血吸虫病。

花基台位于荆江分洪区中部北湖畔，属平原湖区，地势低洼，海拔只有34米，洪涝灾害连年不断。解放前，这里就是“虫窝子”，血吸虫病人多，死亡率高，人称“寡妇台”。

“花基台，寡妇台，男人怀‘怪胎’，媳妇娶不来。”程建平从小就熟知的这首民谣，正是当时疫区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父亲30多岁就死了。”每念及此，程建平的心里就悲痛不已。越是努力勾勒父亲的轮廓，脑海中的那张脸和那些事就越发模糊。程建平那时只有

五六岁，他只记得，队上甚至凑不齐8个给父亲抬棺材的壮丁。

血吸虫病的流行蔓延，如同感冒一样普遍。村里人死的死，搬的搬。枯瘦的程建平，十几岁就扛起重担下田劳作，不出意外地也遭遇了血吸虫的侵蚀。

1978年，16岁的程建平大便带血、双腿无力、食欲减退，被送到村部大礼堂统一治疗。30多名“病友”打着地铺，挤在不到40平方米房子里集中吃住，他们头脚相连，几乎每个人都蜷着身子。呕吐声、哭喊声、呻吟声、呼救声，此起彼伏。

到2003年，25年间，程建平总共接受了六七次集中治疗。

2003年6月，荆州市将花基台作为血防综合治理试点。9月，“花基台血防综合治理指挥部”成立，一场综合治理战役由此打响。短短半年时间，血吸虫病的蔓延势头被遏制，花基台旧貌换新颜。

“儿时，淘米洗菜；少年时，洗衣灌溉；青年时，臭不可闻；中年时，鱼虾断代；老年时，美景再现。”这是土生土长的老荆州人王光山，用来概括荆州内河几十年风貌变迁的一首打油诗。

城市内河，是长江向城市的延伸。如果说长江是哺育城市发展的母亲河，内河则是将营养带入城市躯干的血脉。

然而，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快速提升，人们却片面地把水当成城市发展的阻碍与负担，把宽敞的大马路、大广场当作城市进步和发展的方向，开始与水争地。

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荆州城市及周边湿地面积急剧缩减，便河、荆沙河、黄家塘、太师渊、东支渠、荆襄河、长港渠等河湖纷纷被填埋、阻断或变成暗渠，内河水系支离破碎。

“几十年的填湖修路造楼，使城区蓄水面积迅速缩小，水体之间被隔断，加之发展过程中对排水工程投入不足，城市排洪、排涝的自然调蓄能力急剧下降，城区经常发生渍涝。”已故资深文史研究者袁震明在2015年接受荆州日报记者采访时，痛陈内河巨变之殇。

上世纪70年代，曾是城市排水出路 的荆北水系发生变化，四湖被改造成托梯水库，水位上升，造成鼓湖渠排水不畅；1980年8月1日，沙市降水量126毫米，60多家工厂因渍水停产，1万多户居民受灾……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仅剩的这些河湖成了不良企业的“排污池”。据统计，仅护城河两侧23个排污口每天直接排入的总污水量就约5万立方米。

在污染的侵蚀下，荆州中心城区水质不断恶化。《沙市市建设志》记载，上世纪70年代后，鼓湖渠水色墨黑，臭气熏天，水质评价在3级以下；80年代中期，便河水质由80年代初的2级降为3级，荆襄河水质由原来的2级降为3级以下，荆沙河水由原来的低于2级降至3级以下；进入新世纪后，荆州城区及周边水体水质总体属重度污染，鼓湖渠、荆沙河、护城河、太湖港渠、西干渠水质均为劣V类。

为了“发展”，美丽的洪湖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上世纪80年代，全省大力发展水产养殖，湖泊围网养殖应运而生，并作为先进经验大规模推广。一时间，一场无序的“围湖大战”掀起，大量渔民和商人涌进洪湖，插旗为标，插竿围网，洪湖变为无数个小鱼池。

静谧的湖面变成热闹的“集市”，水质急剧下降，水禽和天然鱼类剧减，水生植物繁殖大受影响。

彼时的荆江内外，生态系统警钟频频：厂房污水横流、码头砂石漫天、轮船肆意排放、水质持续恶化……

“大开发”，让母亲河“重疾缠身”，水，黑了臭了；鸟，走了少了；鱼，死了绝了；人，哭了悔了……

曾经，长江慷慨给予，却遭过度索取；而后，长江不堪重负，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习近平总书记痛心地形容：“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美丽长河。(蔡萌 摄)



荆州柳林洲公园生态美如画。(张梦瑶 摄)

长江大保护

长江之水万古奔腾，由西向东，不舍昼夜。

时代巨轮滚滚向前，由古至今，文明进步。

忆往昔，母亲河滋养出了中华儿女“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豪迈情怀。

看今朝，长江沿线11省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时代赋予沿江儿女的历史使命。

抉 择

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时，正是沿岸一些地方快马加鞭上项目之际。从会场传来的声音激荡中国广袤大地：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0个字，振聋发聩。

为全局计、为子孙谋。“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殷殷嘱托，对于依江而立、不时遭遇水患水险的荆州而言，更有着特殊意义。

如何护好绿水青山、走向生态文明？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长远和现实课题，荆州的抉择是：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

荆州的决策者们清晰地认识到，作为水利大市、平原湖区和农产品主

产区，荆州再不能走无节制消耗资源和环境的老路，必须实现绿色转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

一场从发展理念到发展路径的全面深刻变革，在荆江两岸激荡开来。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荆州找到了新时代人水和谐的新航标。

2015年10月16日，北京国宾馆。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组织专家对湖北省申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城市建设方案，进行专题论证。荆州市率先接受专家现场问询。

这是一场事关荆州未来发展的问询。

——2013年9月，国家决定在全国选取100个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于荆州而言，唯有积极申报，方能顺应绿色发展、快速推进转型改革。

会场里，荆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发改、环保、农业、林业、水利、住建、国土、财政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答辩团”严阵以待，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自信，却又透着些许紧张。

因为，这是荆州的第二次申报。

——第一次申报，是在2013年2月。

湖北省14个地州市申报参加省内的竞争性评审，荆州位列第6，被全省纳入“2+4”备选申报城市。2014年7月，全国确定57个地区为第一批创建单位，十堰、宜昌入选，荆州铩羽而归。

2015年6月，国家启动第二批城市申报工作。根据国家编制要求，荆州在第一次创建申报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经济发展质量、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培育和体制机制建设五大类共52项指标体系，8项创建主要任务。两年多时间里，创建方案9易其稿，反复修订完善。

荆州是丰水之城、鱼米之乡、中国粮仓；荆州湿地众多、物种多样。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目标，未来5年，荆州要大力建设水生态文明先行区、农业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宜居示范区和体制机制创新实验区，探索构建“人水和谐、人地协调”的生态模式。

陈述创建主要内容，接受答辩……荆州“答卷”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专家组认为，荆州创建方案内容全面、优势突出、目标明确、指标体系合理，在全国的代表性好，创建基础好、示范意义好。

10月的北京，寒风凛冽，室外温度接近0℃。会场内，这群来自南方的荆州人却如沐春风。

获批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城市，标志着荆州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更是荆州对彻底消除人水博弈之痛、演绎“人水和谐”生态新篇的宣言。

是埋头发展经济，还是把保护长江放在首要位置？荆州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水源地保护被列入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七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作战方案”要求，2018年年底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完成县级以上城市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2016年底，荆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研究水源地环境整治工作方案，承担着半个中心城区供水任务的柳林水厂的环境治理被提上议程。

柳林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有个柳林洲油库，离取水口约700米，距长江边仅200米。而柳林洲油库是江汉平原最大油库，每天供给荆州、仙桃、潜江和湖南省部分地区用油，一旦关闭，会对荆州和周边地区用油造成影响。可油库的易址和搬迁，需要投入近8亿元。

毫不犹豫、没有制定替代方案，为了保护饮用水水源地，荆州市、市政府一锤定音：油库必须关闭搬迁，彻底消除环境风险！

2018年11月30日，“83岁”的柳林洲油库正式关闭，标志着荆州如期完成水源地环境保护整治任务。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国家战略，是沿江人民的共同意志，是荆州人民的坚定执守。

2017年两会期间，荆州市委、市政府向市民庄严承诺：全力改善环境质量，让荆州的天空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当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湖北代表团讨论发言现场，十九大代表、荆州市委主要领导人徐延栋，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强力开展关停水葫芦和水花生、消灭城区黑臭水体、生物治污、还湖还湿生态工程、整治长江非法码头非法采砂、治理扬尘、改造地下油罐、淘汰黄标车辆、启动城乡绿化、园林单位创建“十大攻坚行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荆州来说，首要的是订规划、立规矩——从顶层设计上强化绿色引领。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纳入考评体系，加强环保审计，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完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调整沿江产业规划布局，严格环境准入。

从制度衔接上坚持生态优先。全面对接《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争取更多“荆州元素”纳入总体规划；落实河湖库长制，全面推进河湖库长制体系建设，实行河（段）负责制，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湖库长制体系，实行一河一策。

从举措落实上推进绿色发展。全面对接长江大保护九大行动，务实重行抓落实；推进绿满荆楚行动，践行湿地

公园保护制度；开展项目清理，推行负面清单。

几年间，荆州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湖北省森林城市，获批全国第二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城市，跻身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方阵”。

猛药去疴，重典治污——

荆州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拿出“钉钉子”的毅力，使出洪荒之力，采取雷霆行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切实改善水环境质量，推动长江大保护。

规划引领，红线管控，源头治污；完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调整沿江产业规划布局；严格环境准入，开展项目清理，推行负面清单；聚焦工业、农业、生活、船舶港口污染“四源齐控”，持续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

几年间，荆州全面对接长江大保护九大行动，顺势展现长江大保护的荆州作为，彰显了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荆州担当。

2018年7月27日，中共荆州市委五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荆州市委关于牢记嘱托担当作为加快推动荆州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努力打造“万里长江，美在荆江”新画卷，全面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加快打造长江大保护荆州示范带。奋力开创荆州发展新局面，以质量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使荆州加快步入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牢记嘱托，顺应期待。荆州市委、市政府将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视为关系民生福祉、关乎荆州未来的长远大计，融入治国理政宏伟蓝图。

长湖，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湖泊，位于荆州城区和四湖流域上游，被称为“荆州头顶上的一盆水”。

2016年11月，荆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长湖保护立法调研。从调研到论证，从修改到审议……立法活动不断深入，解决措施愈发清晰。历时3年，2019年4月1日，湖北省首个“一湖一法”地方性法规《荆州市长湖保护条例》正式颁布施行。

立法保护长湖，不仅是长湖本身的现实需要，是荆州对水环境治理法治路径的探索，也为绘就“美在荆江”新画卷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洞庭湖，长江流域最大的调节湖泊，曾使长江无无数的洪患化险为夷。

一湖碧水连接湘鄂两地。2018年以来，荆州市和洞庭湖区流域内的湖南省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长沙市望城区“四市一区”政协，一年一次联席会议，一年一个主题，一年一部《共识》，持续发力、共同守护一湖碧水。

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总是一浪高过一浪。

“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以‘五区五中心’为支撑引领，奋力开创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新局面，打造湖北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荆州市第六次党代会会上，市委书记吴锦卿地有声，描绘出荆州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拓展‘两山’转化通道”“让美丽荆州、绿色崛起成为荆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底色”。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描绘的图景离我们越来越近——

拓展通道，擦亮底色，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要；

拓展通道，擦亮底色，必须全力做好“水文章”，构建流域水质总体优良、生态流量充足、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的新格局，让“一城活水永在”“一江清水东流”；

拓展通道，擦亮底色，必须让“蓝天常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好转；

拓展通道，擦亮底色，必须守护一域净土，重点解决化工与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人江相亲，城水相依。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荆江新画卷正在悄然续绘。

（未完待续）

（报道组成员：代志武 杨章池 关咏霞 黄巍巍 肖满 郭江峰 荆文静 安姣姣 张明金 黄思明 万杨）